

何时出此岛

贬滴
海南

那年夏，荔枝的甜抚不平东坡的伤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

初夏，惠州的时令水果中，新鲜荔枝分外甜，久久萦绕舌尖，苏东坡顺势写下流传千年的“品后感”——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

那时的生活，正逐渐趋于稳定：北归无望，苏轼在白鹤峰建房，喜迁新居，告别“去年家水东，今年家水西”的居无定所状态，准备终老惠州；朝云在侧，家人相聚，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都携家眷到达惠州，享受天伦之乐；待了两年多，“朋友圈”越来越广，不似初来时孤寂……

奈何好景短暂，一份诏令彻底打破生活的平静，改变了命运的轨迹，猝不及防。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四月，苏轼再次接到朝廷的谪命，被贬至极偏远的儋州，一家人的团聚时光就此被中断。

已过花甲之年还要被流放海外，即使是在宦海浮沉数十年，屡遭贬谪，抗“击打”心理承受能力一流，苏轼还是难免感到凄凉。

那年夏，荔枝的甜抚不平东坡的伤。即使荔枝的甜仍有回味，苏轼的伤却刻骨铭心。

一伤贬谪之偏远。“朝廷要苏轼贬谪此处，显然是要置他于死地。”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说，北宋时期的海南儋州不同于现在，在当时是流放犯人的荒蛮之地，被放逐到这里，是仅比死刑轻一等的惩罚。

二伤爱人逝去。此时的他，经过了黄州、惠州的几番贬谪，更遭受了夫人、爱妾和幼子的先后离世。“伤心一念偿前债，弹指三生断后缘。归卧竹根无远近，夜灯勤礼塔中仙。”侍妾王朝云在惠州香消玉殒，苏轼这首《悼朝云》，寄托了无限深情和哀思。

三伤北归无期。“今到海南，首当作棺，次便作墓，乃留手疏于诸子，死则葬于海外。”在《与王敏仲书》中，苏轼的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绝望之情，他心中已将其视为人生最后一程。

荔枝的甜抚不平东坡的伤，但他此时并不曾想到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乐观豁达，可以超越忧伤，让他挣脱了“一生贬谪最难处”的精神枷锁，如恒星，闪耀历史长河。



还是嫌我不够“南”。

这老头可算走了，没人跟咱抢羊骨头咯！

吾始至南海
环视天水无际
凄然伤之日
何时得出此岛耶
——《试笔自书》

广东惠州

手绘/杨千懿

跟着东坡去打卡

浮粟泉：汨汨润千年

择一个明媚冬日，走进海口五公祠，只见古树撑天，枝叶荫翳，错落交融，衬托着那些依地势起伏而建的堂亭，其红墙绿瓦更显玲珑别致，古色古香。忽然一处清澈透亮的泉水出现在眼前，这便是五公祠里历史最为悠久的遗迹之一——浮粟泉。

让人遥想到，当年苏东坡也是如此这般，站在这里，吆喝着众人开掘泉水；待到水出时，他亲自舀起一瓢，烹茶温酒……
穿过历史烟云，苏东坡被贬海南后，行经琼州，见当地百姓日常取用咸积水，不但味道苦涩，且缺乏卫生保障，于是开始寻找水源。
一日，苏东坡在城墙附近散步，在城东北某处发现了可饮用水。那里有两个泉眼，

相距咫尺，水的味道却大为不同。苏东坡马上把这一发现告诉人们，并亲自“指凿双泉”，分别起名“洗心泉”“浮粟泉”。从此，当地百姓便多了一处甘甜可口的饮用水源。
洗心泉在元末明初已湮没。而浮粟泉历经近千年沧桑，始终静水深流，独得一份幽雅宁静。神奇的是，浮粟泉虽然只有1米多深，表面看不见泉水喷涌，但其水源旺盛，从不枯竭，不论大旱或大

涝，水位都保持不变，泉水纯净且味道甘爽。泉水不竭，美谈不断。浮粟泉已然成为苏东坡为民情怀的体现。
常言道，看一个人是否有担当，要在他艰难落魄时。苏东坡在花甲之年被贬海南，内心绝望，这种情况下，他仍能关心百姓疾苦，为百姓办实事，留下滋养人们心灵和精神的圣泉，把香甜无声地流进世人的眼睛和心底。（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江华）

东坡小剧场

都是诗歌惹的祸



漫画文案/刘乐蒙 漫画手绘/肖迪